

# 卷八十六

增評補圖大觀錄卷一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甄士隱夢幻識通靈 賈雨村風塵懷閨秀

此開卷第一也。作者自云曾歷過一番夢幻之後，故將真事隱去，而借通靈說

此石頭記一事。現身說法，當一事無成之際，借他人酒杯，澆自己磊塊，賢者不免

碌一事無成，及當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細考較去，覺其行止見識皆出我之

上。我堂堂鬚眉，誠不若彼裙釵。我實愧則有餘，悔又無益。大無可如何之日也。當

此日欲將已往所賴天恩祖德錦衣紈褲之時，飫甘饜肥之日，背父母教育之恩

負師友規訓之德，以致今日一技無成，半生潦倒之罪，編述一集以告天下，知我

之負罪固多矣。閣中歷歷有人，萬不可因我之不肖，自護己短，一并使其泯滅

也。當此落楸繩牀瓦竈未足妨我襟懷，況對著晨風夕月階柳庭花，更覺

卷八十六 集小說章回小說 雙紅堂小說 55 D8654000

破一小時之閒 雙紅堂 雙紅堂 雙紅堂 雙紅堂 雙紅堂 雙紅堂 雙紅堂 雙紅堂

卷內容分類 索書號 編號 彩色首頁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540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 小說 55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增評補圖大觀錄一百二十卷首一卷 據悼紅軒本排印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之注意事項

甄士隱夢幻識通靈 賈雨村風塵懷閨秀 悼紅軒原本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之五

受私賄  
老官  
翻案牘





寄閒情  
淑女解琴書

增評補圖大觀錄卷八十六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受私賄老官翻案牘

寄閒情淑女解琴書

話說薛姨媽聽了薛蝌的來書。因叫進小廝問道：你聽見你大爺說到底是怎麼就把人打死了呢？小廝道：小的也沒聽真切。那一日大爺告訴二爺說說著，回頭看了一看，見無人，纔說道：大爺說自從家裏鬧的忒利害，大爺也沒心腸了，所以要到南邊置貨去。這日想著約一個人同行。這人在塔們這城南二百多地住。大爺找他去了，遇見在先和大爺好的那個蔣玉函，帶著些小戲子進城。大爺同他在個鋪子裏吃飯吃酒。因為這當槽兒的儘著拏眼，瞞蔣玉函。大爺就有了氣了。後來蔣玉函走了。第二天大爺就請找的那個人吃酒。酒後想起頭一天的事來，叫那當槽兒的換酒。那當槽兒的來遲了，大爺就罵起來了。那個人不服，大爺就拏起酒碗照他打去。誰知那個人也是個潑皮，便把頭伸過來，叫大爺打。大爺拏碗就擲他的腦袋。一下他就冒了血了，踢在地下，頭裏還罵。後來就不言語了。薛姨媽道：怎麼也沒人勸勸麼？小廝道：這個也沒聽見。大爺說小的不敢妄言。薛姨

薛姨媽的公然拏眼  
將玉函便是死期

小廝說來是故殺

可謂濫交朋友者戒

那胎兒而稱胞兄庶  
與代呈之例相合  
不曰北京而曰西京  
之也

望詞亦游淨於書  
中雷一狀子或樣不  
必爭奇

只照親供不准

看薛蝌回書姨媽謀  
影寶釵細傳神繪  
影令我一讀一擊節

如此尙有生靈

媽道。你先去歇歇罷。小厮答應出來。這裏薛姨媽自來見王夫人。託王夫人轉求賈政。賈政問了前後。也只好含糊應了。只說等薛蝌遞了呈子。看他本縣怎麼批了。再作道理。這裏薛姨媽又在當舖裏兌了銀子。叫小厮趕著去了。三日後。果有回信。薛姨媽接著了。即叫小了頭告訴寶釵。連忙過來看了。只見書上寫道。帶去銀兩。做了衙門上下使費。哥哥在監。也不大吃苦。請太太放心。獨是這裏的人很刁。屍親見證都不依。連哥哥請的那個朋友也幫著他們。我與李祥兩個俱係生地。生人幸找著一個好先生。許他銀子。纔討個主意。說是須得拉扯著同哥哥吃酒的吳良。弄人保出他來。許他銀兩。叫他撕攞。他若不依。便說張三是他打死。明推在異鄉人身上。他吃不住。就好辦了。我依著他。果然吳良出來。現在買囑屍親見證。又做了一張呈子。前日遞的。今日批來。請看呈底。便知因又念呈底道。具呈人某呈為兄遭飛禍。代伸冤抑。事竊生胞兄薛蟠。本籍南京。寄寓西京。于某年月日。備本往南貿易。去未數日。家奴送信回家。說遭人命。生即奔憲治。知兄誤傷張姓。及至囹圄。據兄泣告。實與張姓素不相認。並無仇隙。偶因換酒角口。生兄將酒潑地。恰值張三低頭拾物。一時失手。酒碗誤撞額門。身死。蒙恩拘訊。見懼受刑。承

認關毆致死。仰蒙憲天仁慈。知有冤抑。尙未定案。生兄在禁。具案訴辯。有千例禁。生念手足。冒死代呈。伏乞憲慈恩准。提證質訊。開恩莫大。生等舉家仰戴鴻仁。永無既矣。激切上呈。批的是尸場檢驗證據確鑿。且並未用刑。爾兄自認鬪殺。招供在案。今爾遠來。並非目睹。何得捏詞妄控。理應治罪。姑念為兄情切。且恕不准。薛姨媽聽到那裏說道。這不是救不過來了麼。這怎麼好呢。寶釵道。二哥哥的書還沒看完。後面還有呢。因又念道。有要緊的問來。使便知薛姨媽便問來人。因說道。縣裏早知我們的家當充足。須得在京裏謀幹得大情。再送一分大禮。還可以覆審。從輕定案。太太此時必得快辦。再遲了。就怕大爺要受苦了。薛姨媽聽了。叫小厮自去。即刻又到賈府。與王夫人說明原故。懇求賈政。賈政只肯託人與知縣說情。不肯提及銀物。薛姨媽恐不中用。求鳳姐與賈璉說了。化上幾千銀子。纔把知縣買通。薛蝌那裏也便弄通了。然後知縣挂牌坐堂。傳齊了一千鄰保。證見屍親人等。監裏提出薛蟠。刑房書吏俱一點名。知縣便叫地保對明初供。又叫屍親張王氏。并屍叔張二。問話。張王氏哭稟道。小的的男人是張大。南鄉裏住。十八年前死了。大兒子二兒子也都死了。光留下這個死的兒子。叫張三。今年二十三歲。

便

問得

就李二所供便有出路  
教得妙欲實其所供也

此是誤殺話頭

與所供亦坐實矣

一口咬定誤傷便有  
生路

是得錢人語

是得錢人語

還沒有娶女人呢。為小人家裏窮。沒得養活。在李家店裏做當槽兒的。那一天晌午。李家店裏打發人來叫俺。說你兒子被人打死了。我的青天老爺。小的就嚇死了。跑到那裏。看見我兒子頭破血出的。踢在地下。喘氣兒。問他話也說不出來。不多一會兒。就死了。小人就要揪住這個小雜種。拚命眾衙役。吆喝一聲。張王氏便叩頭道。求青天老爺伸冤。小人就只這一個兒子了。知縣便叫下去。又叫李家店的人問道。那張三是在你店內傭工的麼。那李二回道。不是傭工。是做當槽兒的。知縣道。那日屍場上。你說張三是薛蟠將碗擲死的。你親眼見的麼。李二說道。小的在櫃上聽見說。客房裏要酒。不多一回。便聽見說不好了。打傷了小的。跑進去。只見張三踢在地下。也不能言語。小的便喊稟地保。一面報他母親去了。他們到底怎樣打的。實在不知道。求太爺問那吃酒的。便知道了。知縣喝道。初審口供。你是親見的。怎麼如今說沒有見。李二道。小的那日嚇昏了。亂說衙役又吆喝了一聲。知縣便叫吳良問道。你是同在一處吃酒的麼。薛蟠怎麼打的。據實供來。吳良道。小的那日在家。這個薛大爺叫我吃酒。他嫌酒不好。要換。張三不肯。薛大爺生氣。把酒向他臉上潑去。不曉得怎麼樣。就撞在那腦袋上了。這是親眼見的。知縣

道。胡說。前日屍場上。薛蟠自己認。拳碗擲死的。你說你親眼見的。怎麼今日的供不對。掌嘴衙役答應著。要打。吳良求著說。薛蟠實沒有與張三打架。酒碗失手。撞在腦袋上的。求老爺問薛蟠。便是恩典了。知縣叫提薛蟠問道。你與張三到底有什麼仇隙。畢竟是如何死的。實供上來。薛蟠道。求太老爺開恩。小的實沒有打他。為他不肯換酒。故拳酒潑他。不想一時失手。酒碗誤撞在他的腦袋上。小的即忙掩他的血。那裏知道再掩不住。血流多了。過了一回。就死了。前日場上。怕太老爺要打。所以說是拳碗擲他的。只求太老爺開恩。知縣便喝道。好個糊塗東西。本縣問你怎麼擲他的。你便供說惱他不換酒。纔擲的。今日又供是失手。撞的。知縣假作聲勢。要打。要夾薛蟠一口咬定。知縣叫忤作將前日屍場填寫傷痕。據實報來。忤作稟報道。前日驗得張三屍身無傷。惟顛門有磁器傷。長一寸七分。深五分。皮開。顛門骨脆。裂破三分。實係搃撞傷。知縣查對屍格相符。早知書吏改輕。也不駁詰。胡言便叫畫供。張王氏哭喊道。青天老爺。前日聽見還有多少傷。怎麼今日都沒有了。知縣道。這婦人胡說。現有屍格。你不知道麼。叫屍叔張二便問道。你姪兒身死。你知道有幾處傷。張二忙供道。腦袋上一傷。知縣道。可又來了。書吏將屍格

知縣坐堂聽審。來  
詳細一筆不苟。

鬼得錢人語

命之坐輪官司者惜  
銀錢也。食官汚吏誠  
當食其肉而處其皮。

已爲元妃死一影

令人發深省

給張王氏瞧去。并叫地保屍叔指明與他瞧。現有屍場親押。證見俱供。並未打架。不爲鬪毆。只依誤傷。分付畫供。將薛蟠監禁候詳。餘令原保領出。退堂。張王氏哭著亂喊。知縣叫眾衙役攆他出去。張二也勸張王氏道。寔在誤傷。怎麼賴人。現在太老爺斷明。不要胡鬧了。薛蝌在外打聽明白。心內喜歡。便差人回家送信。等批詳回來。便好打點贖罪。且住著等信。只聽路上三三兩兩。傳說有個貴妃薨了。皇上輟朝三日。這裏離陵寢不遠。知縣辦差墊道。一時料著不得閒。住在這裏無益。不如到監告訴哥哥。安心等著。我回家去。過幾日再來。薛蟠也怕母親痛苦。帶信說我無事。必須衙門再使費幾次。便可回家了。只是不要可惜銀錢。薛蝌留下李祥在此照料。一徑回家。見了薛姨媽。陳說知縣怎樣徇情。怎樣審斷。終定了誤傷。將來屍親那裏。再化些銀子。一準贖罪。便沒事了。薛姨媽聽說。暫且放心。說正盼你來家中照應。賈府裏本該謝去。況且周貴妃薨了。他們天天進去。家裏空落落。的。我想著要去替姨太太那邊照應。照應作伴兒。只是嗒們家又沒人。你這來的正好。薛蝌道。我在外頭。原聽見說是賈妃薨了。這麼纔趕回來的。我們元妃好好兒的。怎麼說死了。薛姨媽道。上年原病過一次。也就好了。這回又沒聽見元妃有

什麼病。只聞那府裏頭幾天。老太太不大受用。合上眼。便看見元妃娘娘。眾人都  
不放心。直至打聽起來。又沒有什麼事。到了大前兒晚上。老太太親口說是怎麼  
元妃獨自一個人到我這裏。眾人口道是病中想的話。總不信。老太太又說你們  
不信。元妃還與我說是榮華易盡。須要退步。抽身。眾人都說。誰不想到。這是有年  
紀的人。思前思後的心事。所以也不當件事。恰好第二天早起。裏頭闕傳出來。說  
娘娘病重。宣各誥命進去請安。他們就驚疑的。了不得。趕著進去。他們還沒有出  
來。我們家裏已聽見周貴妃薨逝了。你想外頭的訛言。家裏的疑心。恰撞在一處。  
可奇不奇。寶釵道。不但是外頭的訛言。舛錯。便在家裏的一聽見娘娘兩個字。也  
就都忙了。過後纔明白。這兩天。那府裏這些了頭婆子來說。他們早知道不是嗒  
們家的娘娘。我說你們那裏。拏得定呢。他說道。前幾年正月。外省薦了一個算命  
的。說是很準。那老太太叫人將元妃八字。夾在了頭們八字裏。頭送出去。叫他推  
算。他獨說這正月初一日生日的那位姑娘。只怕時辰錯了。不然。真是個貴人也。  
不能在這府中。老爺和眾人說。不管他錯不錯。照八字算去。那先生便說。甲申年  
正月丙寅這四個字。丙有傷官敗財。惟申字內有正官祿馬。這就是家裏養不住

醫理精通。更善推算。  
作者真是無所不通也。

此公殊可與言命想  
熟讀神峰通考者

說來殺有道理非江  
湖騙錢者可比

寅年卯月已伏後文

的也不見什麼好。這日子是乙卯初春木旺。雖是比肩那裏知道。愈比愈好。就像那個好木料。愈經斲削。纔成大器。獨喜得時。主什麼辛金爲貴。什麼巳中正官祿馬。獨旺。這叫作飛天祿馬。格又說什麼日祿歸時。貴重的很。天月二德坐本命。貴受椒房之寵。這位姑娘若是時辰準了。定是一位主子娘娘。這不是算準了麼。我們還記得說。可惜榮華不久。只怕遇著寅年卯月。這就是比而又比。劫而又劫。譬如好木太要做玲瓏剔透本質。就不堅了。他們把這些話都忘記了。只管瞎忙。我纔想起來。告訴我們大奶奶。今年那裏是寅年卯月呢。寶釵尙未說完。薛蝌急道。且不要管人家的事。既有這樣個神仙算命的。我想哥哥今年什麼惡星照命。遭這麼橫禍。快開八字與我給他算去。看有妨礙麼。寶釵道。他是外省來的。不知如今在京不在了。說著便打點薛姨媽往賈府去。到了那裏。只有李紈探春等在家。接著便問道。大爺的事。怎麼樣了。薛姨媽道。等詳上司纔定。看來也到不了死罪了。這纔大家放心。探春便道。昨晚太太想著說。上回家裏有事。全仗姨太太照應。如今自己有事也難提了。心裏只是不放心。薛姨媽道。我在家裏也是難過。只是你大哥遭了這事。你二兄弟又辦事去了。家裏你姐姐一個人。中什麼用。況且我

原來定親一事李紈  
亦知之矣

將來總要過來的何  
必著忙

以上寫姨媽來住府  
中結薛蟠人命案爲  
一段  
以下遞入瀟湘館論  
琴至後聽琴爲一段  
插入黛玉感秋悲風  
下基二事  
謂其宜爲混帳人誰  
知前帳不清竟至以  
勇還帳

們媳婦兒。又是個不大曉事的。所以不能脫身過來。目今那裏知縣也正爲預備周貴妃的差事。不得了結案件。所以你二兄弟回來了。我纔得過來看看。李紈便道。請姨太太這裏住幾天更好。薛姨媽點頭道。我也要在這邊給你們姐妹們作伴兒。就只你寶妹妹冷靜些。惜春道。姨媽要念著爲什麼不把寶姐姐也請過來。薛姨媽笑著說道。使不得。惜春道。怎麼使不得。他先怎麼住著來呢。李紈道。你不懂的人家。家裏如今有事。怎麼來呢。惜春信以爲實。也不便再問。正說著。賈母等回來。見了薛姨媽。也顧不得問好。便問薛蟠的事。薛姨媽細述了一遍。寶釵在旁聽見什麼。蔣玉函一段。當著人不問。心裏打量是他。既回了京。怎麼不來。瞧我又見寶釵。也不過來。不知是怎麼個原故。心內正自呆呆的想呢。恰好黛玉也來請安。寶釵稍覺心裏喜歡。便把想寶釵來的念頭打斷。同著姊妹們在老太太那裏吃了晚飯。大家散了。薛姨媽將就住在老太太的套間屋裏。寶釵回到自己房中。換了衣服。忽然想起蔣玉函給的汗巾。便向襲人道。你那一年沒有繫的那條紅汗巾子。還有沒有。襲人道。我攔著呢。問他做什麼。寶釵道。我自問問襲人道。你沒有聽見薛大爺相與這些混帳人。所以鬧到人命關天。你還提那些作什麼。有

恐口兒總不能一刻  
離林小姐

真是歡喜冤家

寫得好聽的是寶玉  
眼中看出

不識琴譜哈哈大笑  
然念書人沒有看過  
看笑止琴譜耶  
不認得看他什麼然  
則妹妹果能此道矣

琴妹的本事多著哩

說到知音二字便低  
下頭去是有所感於  
目中人矣

說得明明白白

這樣白操心。倒不如靜靜兒的念念書。把這些個沒要緊的事。丟開了也好。寶玉道。我竝沒鬧什麼。偶然想起。有也罷。沒也罷。我白問一聲。你們就有這些話。襲人笑道。竝不是我多話。一個人知書達理。就該往上巴結。纔是。就是心愛的人來了。也叫他瞧著。喜歡尊敬的。寶玉被襲人一提。便說了不得。方纔在我老太太那邊。看見人多。沒有與林妹妹說話。他也不曾理我。散的時候。他先走了。此時必在屋裏。我去就來。說著就走。襲人道。快些回來罷。這都是我提頭兒。倒招起你的高興。來了。寶玉也不答言。低著頭。一逕走到瀟湘館來。只見黛玉靠在桌上看書。寶玉走到跟前。笑說道。妹妹早回來了。黛玉也笑道。你不理我。我還在那裏做什麼。寶玉一面笑說。他們人多。說話我插不下嘴去。所以沒有合你說話。一面瞧著黛玉看的那本書。書上的字。一個也不認得。有的像芍字。有的像茫字。也有一個大字。旁邊九字。加上一勾。中間又添個五字。也有上頭五字。六字。又添一個木字。底下又是一個五字。看看又奇怪。又納悶。便說。妹妹近日愈發進了。看起天書來了。黛玉噙的一聲。笑道。好個念書的人。連個琴譜都沒有見過。寶玉道。琴譜怎麼不知道。爲什麼上頭的字。一個也不認得。妹妹你認得麼。黛玉道。不認得。瞧他做什麼。

寶玉道。我不信。從沒有聽見你會撫琴。我們書房裏掛著好幾張。前年來了一個清客先生。叫做什麼。哲好古。老爺煩他撫了一曲。他取下琴來說。都使不得。還說老先生若高興。改日攜琴來請教。想是我們老爺也不懂。他便不來了。怎麼你有本事。藏著。黛玉道。我何嘗真會呢。前日身上略覺舒服。在大書案上翻書。看有一套琴譜。甚是雅趣。上頭講的琴理甚通。手法說的也明白。真是古人靜心養性的工夫。我在揚州也聽得講究過。也曾學過。只是不弄了。就沒有了。這果真是三日不彈。手生荆棘。前日看這幾篇。沒有曲文。只有操名。我又到別處找了一本。有曲文的來。看著才有意思。究竟怎麼彈得好。寔在也難。書上說的。師曠鼓琴。能來風。雷龍鳳。孔聖人尙學琴于師襄。一操便知其爲文王。高山流水。得遇知音。說到這裏。眼皮兒微微一動。慢慢的低下頭去。寶玉正聽得高興。便道。好妹妹。你才說的。寔在有趣。只是我才見上頭的字。都不認得。你教我幾個呢。黛玉道。不用教的一說。便可以知道的。寶玉道。我是個糊塗人。得教我那個大字。加一勾。中間一個五字的。黛玉笑道。這大字九字。是用左手大拇指按琴上的九徽。這一勾。加五字。是右手勾五絃。竝不是一個字。乃是一聲。是極容易的。還有吟揉綽注。撞走飛推等。



聽得琴理透澈一望而知其為能手

法是講究手法的。寶玉樂得手舞足蹈的說好妹妹。你既明琴理。我們何不學起來。黛玉道。琴者禁也。古人制下。原以治身。涵養性情。抑其淫蕩。去其奢侈。若要撫琴。必擇靜室高齋。或在層樓的上頭。在林石的裏面。或是山巔上。或是水涯上。再遇著那天地清和的時候。風清月朗。焚香靜坐。心不外想。氣血和平。纔能與神合。靈與道合。妙。所以古人說。知音難遇。若無知音。甯可獨對著那清風明月。蒼松怪石。野猿老鶴。撫弄一番。以寄興趣。方為不負了這琴。還有一層。又要指法好。取音好。若必要撫琴。先須衣冠整齊。或鶴氅。或深衣。要知古人的像表。那才能稱聖人之器。然後盥了手。焚上香。方才將身就在榻邊。把琴放在案上。坐在第五徽的地方。兒對著自己的當心。兩手方從容擡起。這才心身俱正。還要知道輕重疾徐。卷舒。自若。體態尊重。方好。寶玉道。我們學著頑。若這麼講究起來。那就難了。兩個人正說著。只見紫鵲進來。看見寶玉。笑說道。寶二爺今日這樣高興。寶玉笑道。聽見妹妹講究的。教人頓開茅塞。所以越聽越愛聽。紫鵲道。不是這個高興。說的是二爺到我們這邊來的話。寶玉道。先時妹妹身上不舒服。我怕鬧的他煩。再者我又上學。因此顯著就疏遠了。是。紫鵲不等說完。便道。姑娘也是才好。二爺既這麼

我只管說你只管不聽。口裏說。心中不聽。這說。明明知哥必不聽。而總算他不懂。

發上得妙

偏要做此等空頭入。隨處生情。妹之心。迫矣。

隨願者。隨我與寶玉之願也。

說。坐坐也。該讓姑娘歇歇兒了。別叫姑娘只是講究勞神了。寶玉笑道。可是。我只顧愛聽。也就忘了妹妹勞神了。黛玉笑道。說這些倒也開心。也沒有什麼勞神的。只是怕我。只管說你。只管不懂呢。寶玉道。橫豎慢慢的自然明白了。說著便站起來。道。當真的妹妹歇歇兒罷。明兒我告訴三妹妹和四妹妹去。叫他們都學起來。讓我聽。黛玉笑道。你也太受用了。即如大家學會了。撫起來。你不懂。可不是對黛玉說到那裏。想起心上的事。便縮住口。不肯往下說了。寶玉便笑著道。只要你們能彈。我便愛聽。也不管牛不牛的了。黛玉紅了臉。一笑。紫鵲雪雁也都笑了。于是走出門來。只見秋紋帶著小丫頭捧著一小盆蘭花來。說太太那邊有人送了四盆蘭花來。因頭裏有事。沒有空兒。頑他叫給二爺一盆。林姑娘一盆。黛玉看時。卻有幾枝雙朵兒的心中。忽然一動。也不知是喜是悲。便呆呆的。獸看那寶玉。此時卻一心只在琴上。便說。妹妹有了蘭花。就可以做猗蘭操了。黛玉聽了。心裏反不舒服。回到房中。看著花。想到草木當春花。鮮葉茂。想我年紀尚小。便像三秋蒲柳。若是果能隨願。或者漸漸的好來。不然。只恐似那花柳。殘春怎禁得風催雨送。想到那裏。不禁又滴下淚來。紫鵲在房看見這般光景。卻想不出原故來。方纔寶玉

在這裏。那麼高興。如今好好的看花。怎麼又傷起心來。正愁著沒法兒勸解。只見寶釵那邊打發人來。未知何事。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蔣玉函久不提。今離聘娶。襲人為時不遠。因借薛蟠途遇。邀同飲酒。絃及且即以當槽。張三注視玉函。為次日薛蟠生氣。擲死張三根由。竝寶玉聞知。查問紅汗巾。襲人嗔說。反挑將來聘娶情事。靈活關照。真雕龍手筆。先絃批駁初呈。後絃覆審翻案。財可通神。寫盡貪官情狀。周妃薨逝。是元妃引子。又補絃算命一層。為本年元妃薨逝埋根。賈母夢元妃。說榮華易盡。不是夢境。是預兆。寶玉不識琴譜。最為確切。曾憶余八九歲時。偶於書架上見琴譜一本。翻閱一遍。一字不識。遂細查字典。正字通海篇六書等。竝無譜中一字。疑為異書。又疑為仙符。不知作何用處。三四日尋思不得。既而照寫幾字。請問嚴君。方知是彈琴手法。今讀此書。恍如昔年光景。不禁為之啞然。牛不牛。寶玉自說妙極。

送蘭花引出猗蘭操。又因猗蘭操引出下回寶釵歌詞。黛玉和韻。血脈一氣貫注。

大某山民評曰

此回仍是甲寅年秋閒事。因下回猶點明九月節候一句也。

按元妃實於本年十一月十八日薨。不得云次年看原刻本年作次年今改正

增評補圖大觀錄卷八十六終

阿圖書

弟命公批

感秋散  
撫琴  
悲往  
事



第八十二回

八